書

與王順伯

去夏遠辱臨存甚厚未稍年間別之懷執別忽忽又一歲有半略企不啻渴飢憂於七七哥書中蒙寄意之勤感感且知別後所學大進膏潤沾丐多矣敬仰之劇然愚意竊有碩訂正於左右者不敢避冗瀆之罪大抵學術有說有實儒者有儒者之說老氏有老氏之說釋氏有釋氏之說天下之學術衆矣而大門則此三家也昔之有是說者本於有是實後之求是實者亦必由是說故凡學者之欲求其實則必先習其說既習之又有得有不得有得其實者有徒得其說而不得其實者說之中又有淺深有精粗有偏全有純駁實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中而自有辨焉者也論三家之同異得失是非而相譏於得與

不得說與實與夫淺深精粗偏全純駁之間而不知其為三家之所均有者則亦非其至者矣兄前兩與家兄書大既謂儒釋同其所以相比配者蓋所謂均有之者也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和氣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間靈於萬物貫於萬物與天地並而為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有五官官有其事於是有是非得失於是有教有學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義曰公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生死有輪迴有煩惱以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輪迴本無煩惱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謂吾輩發心者亦只為此一大事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愚不肖無聲無臭無方無躰皆主張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說皆主於出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之後所為

人亦安能盡棄儒之仁義教經世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為教非為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足為深淺其道有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憐憫者為未出輪迴生死相續謂之生死海裹浮沉若吾儒中聖賢豈皆只在他生死海裹浮沉也彼之所憐憫者吾之聖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為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故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之聖賢則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illegible]知其不免矣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矣某嘗妄論尊兄之質人[illegible]久而不滿人意者皆所習所鄉有以病之也此非今日之[illegible]初拜識時已如此竊議矣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illegible]其所以異於深

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需然莫之能禦也有過而不能勇改天下之通患然今世別有一般議論以不輕改其素守為老成為特重為達者以憒然改需然從者為輕率為強妄為無所守凡事理但論是非若已知吾所守所行者為非則豈可不速改若謂吾所守所行未為非則固不當改又不論速不速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尊兄之質本有勇但從來回釋氏不崇儒學故至狂瞽俗朋友中見尊兄有剛決過人處又有狥流俗處莫不稱譽其則妄論尊兄之狥流俗亦甚勇也人則容易被[illegible]動雖不知其實往往以其名而趨之若尊兄則鮮自覺有未盡當處亦且頑忍安舊有姑自守且徐圖之意其念未尊兄無以發其狂言用忘犯人之禁猖狂而言辭不暇擇甚非敢使尊兄繼儒者之名以欺[illegible]尊兄試以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illegible]有可

擇如謂不然亦願詳以見教辨白此事期於到頭非兄尚誰望

二

屬者僭易陳露所見家教復詳至開發多矣來書有深不欲多言之語某切謂於所不當言者加一言則非矣若在所當言則足以達其理意而已不可以多少限也躁人之辭多者謂其妄錯乱者疑是則可刪也今方將於道術趨向之間切磋求是則又奚多之病尊兄先除此一戒便某得悉意承教庶是非可明也尊兄所學以力行為主不專務論說所見皆行履到處非但言說而已此不待論某固不敢以言說待尊兄交游間亦不以此[illegible]兄獨謂兄所學不能無蔽耳楊墨告子許行之徒豈但言說其所言即其所行而孟子力闢之者以為其學非也儒釋之辨素平時亦少所與論者有相信者或以語之亦無所辨難於我無益有自立議論與我異者又多是勝心所持必欲

已說之伸不能公平求是與之反復只成爭辨此又不可與論
今之僧徒多僧其間人不通文理既去髮朋服又安能使之疑
髮潔細而從吾游耶至於士大夫之好佛者雖其好佛亦只為
名而已此又不足與論也至如尊兄不為名不好勝凡事皆公
心求是又聰明博洽鄉來未有自得處猶有疑滯退縮之態比
來所見明白議論發越殊無疑滯退縮之態矣設有如是資質
如是所到然但工一家之說則又難論今兄兩家之書已皆探
討此而不與極論則只成是自欺矣鄉來切疑於兄者以為
兄之資質質強敏有餘決大道遠則不足懼為平日所鄉所
學所習之所拘持牽制其命而不能度越擺脫操不忘本之說
以為與訓拒排釋氏者於千里之外而與至則行矣趨而避之
者同其介然自守之意則無間之可乘矣承來教謂若使釋氏
未遭人倫理有[illegible]其卓汗而不進然[illegible]知高明之度

本自宏闊而某之疑則誠淺陋矣某前書所論論其教之[illegible]
起而兄則指其所造以辨之某雖不曾看釋藏經教然如楞嚴
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如來書所舉愛涅槃憎生死正是未
免生死未出輪廻不了四相者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廻四相
雖有淺深粗精然其壽者相亦只是我相根本潛伏藏識謂之
命根不斷故其文曰若有人讚歎彼法則生歡喜便欲濟度若
有人誹謗彼所得者即生嗔恨此亦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廻
又如來教因地法行亦無身心受彼生死正是免得生死出得
輪廻伊川先生有曰釋氏只是理會生死其他都不理會近有
一前輩參禪禪叢中稱其所得一日舉伊川先生之言曰某當
時若得侍坐便問道不知除生死外更有甚事不知尊兄所見
與此人優劣如何若尊兄初心不為生死不知因何趍向其道
來書實際理地雖不受一塵而傍事門中不捨一法若論不捨

一法則虎穴麋宮皆為佛事滋房酒肆尽是道場維摩使須菩提置鉢欲去之地乃其極則當是時十地菩薩猶被呵斥以為取舍未忘染淨心在彼其視吾詩禮春秋何啻以為糟餘土苴唯其教之所從起者如此故其道之所極亦如此故其嘗謂儒為大中釋為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皆不及釋為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來教謂佛法非世出世而於天地外別有樂處其本非謂其如此獨謂其不于經世非三極之道耳又謂若衆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心建立方可言經世異於出世而別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倍道言是別有妙道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天下之所共由期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換面前書固謂今之為釋氏者亦豈能不指吾道特其不主於是而其造詣得失不足以為深詰者[illegible]耳尊兄謂行所當行尊兄日用中所行合理處自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書之力皆是讀華嚴有資發後方恰如此然尊兄能依其所行若合符節[illegible]三經而行[illegible]易敢道尊兄未嘗從事如此工夫吾志在春秋敢道尊兄不能有此志然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知是而謂儒釋同恐無是理今尊兄將空諸所有其視硜硜擊磬者果為何事哉若謂治大國若烹小鮮不以知治國國之福或者其合可以尊兄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其方吐胷中愚見欲求訂正其合不[illegible]不[illegible]願尊兄平心觀之如不以為然幸無吝辭[illegible]尊兄有所論難尚[illegible]令名[illegible]其意況在朋友彼此無他[illegible]正宜[illegible]論期編[illegible]一是之地[illegible]平者愚見所到持論甚堅然人言有以服其心則不[illegible]於懵然而改惟尊兄有以知我未見己好勝首[illegible]不[illegible]尽言若鄙言可采願[illegible]兄不[illegible]致[illegible]公[illegible]三王以[illegible]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

夜以繼日[illegible]之坐以待旦夫子自謂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耳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我學未厭而教不倦此豈不可為吾人標的乎如此隨見在去豈便無益於天下顧有如尊兄之質不可拘悟者當得張南軒與家兄書[illegible]所謂家兄處可試觀之如何家兄逼歲必歸宅上不知魯直又有切磋古歲間除伏幾多為親事為少厚新社

與朱元晦

賣易二年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熙完之況不得綢繆閒敘又經時日深馳[illegible]已長[illegible]事何日塵敗伏想大德[illegible]為明主忠信重恬淡東以幸天下恨未得即閒紬繹決此[illegible]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不古誠得如此豈勝慶幸[illegible]人[illegible]壯昌得一山在宅之西境絕幽邃[illegible]為全而近實龍虎山之宗

巨平山[illegible]如象石曰象山山[illegible]自源塢長[illegible]泥無異[illegible]為[illegible]洲垂注數里兩岸[illegible]蟠松怪石[illegible]中[illegible]茂林[illegible]雲[illegible]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者[illegible]奇勢如[illegible]當不石自為[illegible]梯可公少觀佳處與玉淵臥龍未易優劣往我[illegible]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為精舍於其側春間携一姪二[illegible]書其上又得勝處為方丈以居前挹圓山高峰萬疊後帶二溪下赴豪蠻李子亦稍稍結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為之日明無雪詠歸千載同樂某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欵於鵝湖然猶莽鹵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記比日少進甚田一待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業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往歲覽尊兄與陵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便人潛易致區區蒙[illegible]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易簀蓋得於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尚

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為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寫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性一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illegible]太極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illegible]能盡彼之情而故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諂已而後外諂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書已不能[illegible]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illegible]書云

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illegible]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為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太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其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疎脫如此宜有以自反以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以太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一陰一陽已是刑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為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謂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繼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乎發[illegible]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所受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有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率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問的之源為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惡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无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為是也兄今考訂注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為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平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等差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辨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為料度之說兄之論辨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之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

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說之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尚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耶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辭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辯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實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檢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喻也若辭是求別邪正決疑似間貫穿峻嚴明白若乃辭章纖文致之辭須兄無疑也接山兄所以不復致辭者以兄說已之急甚固而規人之言甚急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為不然尊兄平日惓惓於朋友求益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偏舉雖孤往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為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為愧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今兄為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寫此少見區區書未以為然幸不憚下教政爲惟為國保愛荷儒柄用以澤天下

二

伏自夏中拜書辱聞得對方深責書冒矢逆鱗重為駭嘆賢者遊退綽綽有裕所甚惜者為世道耳永嘉異議欲致書每以兄肇徒積傾馳江德功人至十一月八日書備承作止之詳愈決良劇比聞郡[illegible]寫知[illegible]更一出否吾人

[illegible]自有大義[illegible]直[illegible]日[illegible]對必不止於職[illegible]
府所及恨不得[illegible]至[illegible]則[illegible]條析所見正
以疇昔負兄所[illegible]比日[illegible]書誨之諄複不勝
幸甚愚心有[illegible]未[illegible]義當[illegible]亦尊兄教之之本意
也近浙間一後生[illegible]書見規以[illegible]一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
不能以相為[illegible]之勿論以[illegible]世之自擇鄙哉言乎
此輩凡陸沉溺俗[illegible]悖戾如此亦[illegible]也人能洪道非道洪人
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為
人則抑有其職矣[illegible]象而覆物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
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
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
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
于天下也所謂事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illegible]以明[illegible]

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
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
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
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虛懷力相切磋期歸于
一是[illegible]地大舜之所以為大者蓋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聞
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
哉惟其是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
之者必為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
當如出陷穽如避荊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
志也此[illegible]小智之私鄙[illegible]之習榮勝恥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
措古有明[illegible]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
康為別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
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來書但見文辭繳

繞氣象[illegible]迫其致辨處[illegible]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疎終不明白無乃為無極所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疎即更脫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為無極二字分疎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貴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沒意見典訓無於辯說揣量摸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所以彼固是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

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為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躰其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着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上之床下面着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躰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為天地

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欲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
在上面正是老氏之旨豈可謂也佳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為任
術數為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為無則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濃無君而孟子以為
無君墨翟未濃無父而孟子以為無父此其所以為知言也極
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正君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
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
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
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
有太極哉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乎字義
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若有兼數義者而字之
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
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初始義有長義有

大義有五之元者也之元字則是虛字專為大義不可復以他
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
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
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義
字拘之乎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
至者即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
曰能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盖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
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為至
義却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乃用得當尊兄最號
為精通詁訓文義者何為尚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
而反失之乎至知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為道此尤不敢聞
命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
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

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剛柔相易不可為典
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
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
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
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
他也三才之道也今碩以陰陽為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為
昧於道器之分哉辯難有要領言辭有指歸為辨而失要領觀
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辯有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
意主張曲為飾說既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
別為一物故着無極二字以明之其於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
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與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

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乃知
不至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曰況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
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通書曰中
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
多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
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
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
必見誣以為蔓之下文兄之為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
知無書其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辯此段亦多援據古書漢
言無極之說耳兄遽坐以直絕古書為不足信兄其深文矣
說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皆形而謂不得
為中以一陰一陽為器而謂不得為道此無乃小紕古書為不
足信而徵任胷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太極二字乃是周子

灼見道躰迥出常情不顧謗人是非不[illegible]已[illegible]大男往直前
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illegible]以其無方
所無刑狀誠令如此不知有其不[illegible]太極之上
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雖[illegible]人男女大坤隤然示
人簡矣太極亦曷嘗底於人哉尊兄平下說無時用不知漏洩
得多少如所謂太極其體不[illegible]之外不屬
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illegible]禪宗所得
如此平時无私其說又自如[illegible]此而多說
文義此漏洩之說所教出[illegible]
是曷籐未說氣質[illegible]
氣質底學者[illegible]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
以又習於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紛[illegible]
不遜[illegible]月言[illegible]于汝心必求諸道諒[illegible]
若猶

有疑願不憚下教政遠惟為國自愛

三

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跂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起賢
之禮使人重為慨嘆　新天子即位海內屬目然罷行陛黜率
多人情之所未諭者羣小駢肩而騁氣息怫然諒不能不重勤
長者憂國之懷某五月晦日拜荊門之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
十八日替黃元章闕尚三年半頗有以教之首春偕兵之還伏
領賜報備承改歲動息慰沃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
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皇恐向蒙尊兄促其條
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章之戒深以為幸別紙所謂我日斯
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
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戲樂又當自悟

諒今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與吳顯仲

屢承訪逮深見嗜學之誠碩荒繆無以塞盛意為別未幾已有思詠便風得書承比辰進修多福為慰顯仲質不甚可居為學固不可迫切亦當有窮究處乃有長進若能隨分能力發強豈所患也又所依得賢士人不患無濡潤之益也淩遽占復莫既所懷惟勉學自愛

二

得書讀之其辭與鄉時書辭不相類盡平常安帖無甚病痛但恐亦是偶然耳若果如此自能隨時學問不患無益縱無甚益亦不至有甚繆矣也況朝夕得親足下又得與諸先相處不可謂之師友也包顯道歸遣此為復書先所[illegible]惟勉學自愛

書

與童伯虞

某以試辛不為考官所取得與諸兄諸姪切磨於聖賢之道以滓昔非日有所警曩荊棘陷穽必庸莊之襲反羈旅乞食而居之不安宅有足自慰者足下往年於予兄子壽今年又與僕相處趨向固不凡近環吾居數舍單閒前此蓋不多若足下若然僕處足下之館幾半載而不能回足下眷眷聲利之心此誠僕淺陋之罪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鳥能與我歌乎仲尼顏子之所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奈華百萬之衆在其中此豈可以二用其心而期與富貴利達兼得之者哉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又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之時求人爵者尚必修

其天爵後世之求人爵蓋無所事於天爵矣捨此而從事於彼何啻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況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非人力所可必致者而反營營汲汲於其間以得喪為欣慼慼亦甚矣子思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來書謂無我笑此僕之所憫惜非所笑也足下雖不言僕固知之深矣向僕既不能舉聞足下鎖試亦不中甚欲即書一紙為足下言之因循不遂比來此念尤切方此圖之竟為來書所先輒布此為復

與蘭深甫

來書示以方冊所疑足見為學不苟簡然其理皆甚明白本無可疑若於此未能通曉則是進學工夫不甚純一未免滯於言語爾今欲一一為深父解釋又恐只成言語議論無益於深父之身之心非徒無益未必不反害之也大抵為學但當孜孜進德修業使此心於日用間光明洞徹則聖賢垂訓向以為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學固不可以不思然思之為道貴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已優游則不滯物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日用之間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至於聖賢格言切近的當昭晰明白初不難曉而吾之權度其則不遠非假於外物開卷讀書時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詁訓章句為能從容勿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縱有滯礙此心未充未明猶有所滯而然耳姑舍之以俟他日可也不必苦思之苦思則方寸自亂自蹶其本失已滯物終不明時但能於其所已通曉者有鞭策之力涵養之功使德日以進業日以修而

此心日充日明則今日滯礙者他日必有冰釋理順時矣如此則讀書之次亦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若固滯於言語之間欲以失[illegible]滯物之智強探而力索之非吾之所敢知也某鈍曹再黜來歲又未免一來深父勉之謹無以言語議論妨進修之路使此心之良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而有雨露之霑滋雷風之鼓舞日以暢茂條達則來示數章不求解於他人矣

與張輔之

來書累累及已事辭複而意切讀之甚喜慰苟如是誰不欲相告者況如某之直而多言者耶今此子壽兄入邑此事政可面論第恐事罷不復能留至邑又有詣見熊接之煩雖相見有不暇及此耳故累寓此言之蒙諭鍼膏肓之說且師友切磋之言孰不欲各中其病顧恐李未至識未明不能知人之病耳又恐言或中病而聽者不自以為病不能[illegible]方求吾言有當孟子受言之道不當教我告子之方使我告子而無其力則其言不足求矣子豈可教之使如何而告子耶必欲教人告己是何異教工人雕琢玉哉至引孔子答弟子問仁問政問孝之說此尤非所宜言孟子於孔子特曰願學而已吾於孔子弟子方且師仰敬畏之不暇如顏子曾子固不待論平時讀書至子夏子游子張遽伯玉南宮适諸賢言行未嘗不惕焉愧畏欽服而師承之而子遽可以孔子望我耶且子既能究觀聖人答弟子之言知其無不盡處擴而充之聖人亦只如此是已已知教人之方則吾當此面矣尚何以鍼膏肓耶雖然肩評知此言之非鍼膏肓也寫至此欲止恐子未能深悟試更為詳言之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再復以來羣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秖

益其私增其病且為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來書謂備嘗險阻辛苦而無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此亦非也子之能特然自立異於流俗趣舍必求是而施設不苟人之所為有所不敢為人所不能為已或能為之人之所知有所不敢知人所不能知已或能知之凡此豈非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歟雖然至於師心自用拳拳不進未必不由此也古之所謂曲拳詖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顛顛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為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聞行所知只成得箇擔板自沉溺於尚學詖行正道之所詆斥累百世而不救豈不甚可畏哉若與流俗人同過其過尚小擔板沉溺之過其過甚大

[illegible]也來書雖[illegible]亦定動亦定之說此子之所知也定之於動靜非有二也來書自謂靜而定亦恐未能果如是也是處靜處動不同矣子之意豈不自謂靜時能定獨難於動而定耶凡子之所謂定者非果定也豈有定於靜而不能定於動耶至又謂近雖未能不動而於動中之定頗無幾焉此正是擔版處見子壽兄可面扣之若已悟得亦不妨驗過如意有未平而子壽處或冗未暇言無惜以片紙見問切磋之益政有所望非所敢憚也

二

前嘗論子為學之病及得二十一日報帖又知子尚未深曉特然自立之節較之流俗人則為賢者在子之身則為深病吾非不知子之踐履尚未能不自愧頗以為踐履未至此節已當在胷中耿耿然為拒善之藩籬而不能以自知況踐履既至自無

愧於心其為病可勝言哉凡子之病皆性之不純理之不明而外之勢又有以增其病而無以藥之者子之病非獨子有之也人皆有之顧在流俗人而或有之是則可喜非可責也至於知學者有此病則其觀聖賢之訓聽師友之言必當惕焉愧悔改革不如是謂之不知學可也子欲問大學之道而不知此病雖於特然自立處一向加功將必不能至於無所愧縱不自知自謂無愧識者觀之正是一場大擔版耳吾之所望於子者非以流俗人望子也如以流俗人望子則子流俗人賢者矣勉而進之誠流俗中大賢者矣望之以聖賢之門乃始為一膏肓之病人也此病去自能改過遷善服聖賢之訓得師友之益如動亦定靜亦定之說亦不[illegible]心而自明也見此書如未深省但當以此書於讀書應事[illegible]時常常提省久當自知之如疑欲辯無

惜詳列

兩書所言踐履之說皆未曉多者之意前書所謂踐履不說聖賢踐履只說輔之之所踐履拘儒瞽生有拘儒瞽生踐履若果是聖賢踐履更有甚病雖未至未絕亦只要一向踐履去久則至於聖賢矣只為輔之踐履差了正如適越北轅愈驚而愈遠前書分明與子說是非善之藩籬既是拒善之藩籬又豈可與聖賢踐履同日而語凡所與子言者皆只是入頭處何謂不教以入頭處也如中庸戒謹恐懼之言子正不能如是充子之踐履識者觀之正有可愧可耻不能戒謹不能恐懼莫甚焉二十五日書至發讀之見其頗無條理諸凡皆以為此必輔之氣未平時所言使少遲半日必不如是答書也某以為須是深省其病深生愧恐改革自新然後能所言中理如不知其過則雖心平氣定

辟不悖謬亦未必能中理也如所謂初不容以口舌辯之說此正師心自用拒善不能改過之明驗尚何戒謹恐懼之有

與曹挺之

挺之氣質勁直本無它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進來書氣象甚意齟齬至有一貫多學之辯此似無謂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為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汩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耻到此能有愧懼大決之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所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看挺之殊未曾如此看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教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獲

[illegible]知[illegible]下手處[illegible]夫後來遇師友却有日用中看書量可問學不至[illegible]此等議論也

與曹立之

其為學之資禍患之中筋力氣血其意覺甚微非復向時之比然更當其多愈意欲速助長之病故講授處又差省力耳所謂趙學古書甚有直氣然於理致則不為甚明正使立之之言盡當於理亦未可必彼人之聽從但據今立之之學則正宜有以自反未遽可以責彼之難曉也承欲其詳指其非非惟不暇亦恐不在此蒙問致知知止正心誠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次序深切慨歎不知立之許多時在許當甚事觀如此問文字一似要中起來相似立之尚如此又何怪得趙學古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一段程先生說得多少分明立之不應不曉文義恐是用意過當翻有如此疑惑隱室之說已是當時病語然亦無難曉

者只是說每事上便有知與不知者有知得到底者有知不到底者縱令知得到底亦須是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乃始能卒終其事其意亦初無深與然用此辭多則不可蓋易言知至知終是總說不是說每事蒙問謾及之不必滯泥大抵讀古人書若自滯泥則坦然之理翻成窒礙疑惑若滯泥既解還觀向之窒礙疑惑者却自昭然坦然當是時但恐不能力行以終之耳

二

得書乃知周丞處書未達其間大槩論立之異於自是其說而不能盡人之說所述敏道正用之言以示二公皆謂立之殊失其辭旨其往在都下與四方朋友講辯當其失辭處必徐謂之曰恐老兄未能自達其意必使審思而善其辭彼或未能自申則代之為說必使其人本旨明白言足以盡其意然後與之論是非是非本在理當求諸其理不當求諸其辭辭失而非其意

者未當據此又非其辭而可據乎若各以言語占道理其敘述他人處必如法吏之文致則只成是必欲其說之勝非所以求至當也大抵人之所見所學固必自以為是與異己者辨固當各伸其說相與講求其至期歸乎一是之地固不可苟合強同然至其未能盡他人之說而果於自是則其勢必歸於欲已說之勝無復能求其至當矣公孫丑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之問其見至陋孟子斥之之辭亦甚峻切然丑不但已難之至再至三故孟子之意愈白而丑之惑亦解最丑尹士充虞之問亦然問辨如此雖甚堅而不可屈益為明理者之類無他惟各獻其所疑以及人之說非以自是之意必之於其先也至如夫子對陽貨則遜辭以適其意而不與之辨若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則厲辭以斥其過而不容其辯又如孟子辨告子夷之陳相之說亦皆先明自必之意此則聖賢淵然彼已所見甚明已臻其

至而不復有可改易者也若此則不可與學者請益決疑講貫
求是之時同年而語矣恐立之所見已如聖賢之臻其至不復
可以改易方將解他人之惑以明其道則又不可以前說議立
之矣然區區之見以為立之今日所到去聖賢尚遠未可遽口
此任想立之亦未遽如此但失於講究墮常人之通患爾由前
之說乃今日講辨者之通患也然遂此而不改則是人各是其
所是而非其所非至當一是之地不復可至矣立之鄉與道學
古性復書病正坐此聲名臭味富貴利達流俗之所汩沒者在
此立之自少有志慶越此等非出於勉強道之不明不行佛老
之徒遍天下其說皆足以動人士大夫鮮不溺焉立之儒雅自
將未嘗一入其說人之通患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蘇
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所同戒立之志力堅固踐行有常尚有所
知自許不畔人之質性有賢善者多病於庸立之自少開爽文
義洽通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尚有所長必自介恃當其敵所研雖
甚不足道者猶將挾以傲人豈可望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
於寡也立之平日所積不為不多然聞有談道義者必屈已納
交降心叩問原其設心本以實是求理非直為名而已也凡此
皆賦立之之實非有所譽若立之者可謂士矣然求之中行狂
狷則當立於狷者之列固有所強矣而不免於弱固有所明矣
而不免於闇弱病固不能免而所大患者尤在於不明必欲天
下之理無所不明必至夫子耳順之年而後可言然學而不厭
發憤忘食回非助我者予者商則雖夫子之聖亦非有天下之
理皆已盡明而無復有可明之理今謂立之不明者非固責其
不能盡明天下之理蓋謂其有不自知之處也人各有能有不
能有明有不明若能為能不能為不能明為明不明為不明乃
所謂明也狂者進取猶昔有所不為立之嘗昔乃狷者之體至

其皇皇於求善及汲汲於取益而不敢自安自弃固有不終稍之勢比來言論果決不復有不自安之意自信篤確不復有求善取益之實如得崑崙之竹協以鳳鳴校以秬黍方將同律度量衡以齊一天下則與前所謂狷者之躁大不侔矣誠使立之之學果至此地固不可議其超躐也陳後山有曰醉酒者乱操刃者割則有以使之也其雖淺陋然留意學問之日久更嘗頗多若所以使立之至此者頗能知其本末今立之但能以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當亦有自知者矣以為有序其實失序以為有證其實無證以為廣大其實小狹以為公平其實偏倒將為通儒乃為拘儒將為正學乃為曲學以是主張吾道恐非吾道之幸姑隨所見號不後小心退遜以聽他日之進則小可大狹可廣狥可通曲可自使不至失序使不至無證苟能自省雖才質下於立之之病苟不自省雖才質高於立之者亦或有此病子夏孔門之高第百世之師表其言質直易得者豈當時夫子告之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夫所謂小人者豈險賊不正之謂哉果險賊不正則又安得謂之儒雖曰儒矣然而有所謂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雖曰小人哉然不可不謂之士尹士所疑於孟子者非險賊不正之謂也然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今智識未能及尹士而其號則侈於孟子立之能於此自省則庶乎能免於不明之患矣承欲雜說謾錄近一二書併論學一段去論學一段雖是舊所說然恐立之不及見亦欲立之更留心考之橫渠先生云見識長得一格看得又別此語識是

與黃日新

執別彌年比復得一見目足下之貌耳足下之言知足下之學其稱其所以為名欣喜踴躍不以今日之同舉遂而以其同心

志也善惡邪正君子小人之名以氣類相從善如此雖然此有大可畏者以夫子之聖孟子之賢猶不免於孫臧倉之毀僕與足下蓋所謂志乎善與正而君子之從者也繩之以聖賢之事固有不勝其任者然聖賢之所與也亦聖賢之所責也若志夫邪惡之小人則固與我輩猶矣盜憎主人犬吠希見僕與足下之所與殆憎吠之招也吁可畏哉彼狃於習俗蔽於聞見以陷於惡而失於本心者不可遽謂之小人聞善而慕知過而懼皆君子之徒也若乃親善人聞善言見善行而狼狽自若無所忌憚蕪蕪姦慝常有毀傷善類之心此所謂志夫邪惡之小人而聖人所用發蒙之道以說其拯若者也其若者亦獨能使之革面而已喜憎吠者蓋此流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足下其識之僕之言將若左契矣其身而後動為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其身此僕之所聞所知而未能者願與足下共講而共由之

與黃元吉

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況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始未得合聚則隨已智識隨已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蒙然懵然略無毫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敏人也今元吉縱未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處且隨前日所已聞已知者尊之行之亦當隨分有日新處莫未至全然為寡行也學者未得親師友時要當隨分用力隨分考察使與汲汲於師友之心不相妨害乃為善也此二者一有偏勝便入私小即是不得其正非徒無益而害之也

與高德占

某侍下粗遣無足道者故讀來示情文渙然如昔者之見德占
未之有改不惟不改抑以有益甚者教以為孝曰知其難過失
曰竟其多朝夕恐懼非不缺無似以為可語安肯及此愚見所
及用不敢自外以左右所謂知難竟過者蓋未知其難未竟其
過而恐懼者非所以為恐懼也誠能知難知過知恐懼則雖無
此言千里之外尺書之間當必有其驗矣蓋雖伏矣亦孔之昭
誠之不可掩固如此此過不除學者大患不然則如所云者適
足以增其驕益其疾焉而已矣將有窮年卒歲愈驚愈遠而不
自知者甚可懼也

與諸葛受之

某自承父師之訓平日與朋友切磋輒未嘗少避為善之任非
敢奮一旦之決信不遜之意徒為無頭忌大言誠以嘗昔親炙
師友之次實深切自反以見善非外樂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
亡大發慨嘆自此惕然驚懼不敢自弃今契又[illegible]復猶謙
於此無乃反己未切省己未深見善未明以不能自奮也儻一
旦幡然沛然誰得而禦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事無久
自蚩於愚見如此若有未安幸詳見教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三